

一边是通胀降温但前景仍不明朗,一边是增长乏力需要注入动力——

发达经济体或迎来货币政策调整

梁凡

近期以来,随着通胀水平从高位回落,除日本之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正相继转向降息,但其姿态又往往显得十分谨慎。对于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发达经济体本轮“降息潮”可能引发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美联储近期不断释放降息信号,特别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8月下旬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宣告“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到来”,市场预期9月降息的概率大幅提升,并认为9月的降息可能只是新一轮降息潮的序幕,有可能会延续至2025年。

美国劳工部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5%,涨幅较7月收窄0.4个百分点。这是2021年2月以来最小涨幅,显示出通货膨胀继续放缓的迹象。这一数据虽仍高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通胀目标,但较2022年6月9.1%的高点已显著下降。

同时,美国劳工部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4.2万,大幅高于7月的8.9万,但不及市场预期的16.1万;当月失业率小幅下降0.1个百分点至4.2%,符合预期,也是5个月来首次下行。

有分析认为,通胀和增长的持续“降温”,为美联储9月降息“扫清障碍”。芝加

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上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达87%。

当地时间9月12日,欧洲央行决定将存款机制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3.50%,这是该行今年6月宣布降息后再次下调利率。

德国联邦公共银行协会总经理伊丽莎白·贝特格-克劳斯认为,欧洲央行再次降息是通胀下降、经济停滞和工资上涨趋于平缓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顽固的通货膨胀风险”尚未完全消除。

对于美联储而言,要找到货币政策的平衡点并不容易。

加息和降息是美联储调控经济的主要工具,而美联储的主要目标则是通过货币政策保持物价稳定和促进最大化就业。降息早了,有经济“不着陆”、二次通胀的风险;降息晚了,又有经济“硬着陆”、泡沫破裂的风险。

通胀回落至2%是美联储长期以来的降息前提之一。尽管当前美国通胀率已接近目标,但鲍威尔此前明确表示,仍需密切监测经济数据,特别是核心通胀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以确保降息不会过早或过快。

美联储降息的另一前提是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劳动力市场疲软。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失业率从3.4%上升到了4.3%,这一变化表明劳动力需求减弱和经济增长趋缓,引起了美联储的高度关注,其政策天平也

开始向确保充分就业的方向倾斜。

同样的纠结,也存在于欧洲货币政策制定者心中。尽管接连两轮降息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逐渐正常化,但该行几乎没有提供下一步行动的线索。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近日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利率前景发表意见。她强调,虽然欧元区工资涨幅有所回落,但仍然太高,服务价格上涨压力比预期更大。

根据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欧元区2024年经济增速为0.8%,2025年为1.3%,2026年为1.5%,均较上一次预测值下调了0.1个百分点。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欧洲央行仍坚持不预先承诺特定利率路径的审慎降息策略,但欧元区经济前景黯淡或迫使欧洲央行加快降息步伐。

不过,也有分析担忧,预期的降息潮也并非必然会发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表示,通胀超预期上行的风险仍然不容忽视。国际贸易体系遭受冲击、地缘紧张局势扰动全球供应链等潜在风险,可能会导致商品价格上升,进而增加通胀短期风险。更为关键的是,当前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服务业价格高企的问题。这些都意味着去通胀进程面临更大的压力,降息进程可能遭受更大的挑战。

有媒体指出,当前各国央行下调利率的趋势保持大体一致,但各方调整的节奏

和力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全球央行“降息潮”不同步、不均等的态势已经逐步显现。尤其是多个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新一轮调整和分化,在为全球金融释放更多流动性利好的同时,也可能推升全球金融系统出现不稳定的风险。

专家分析指出,在过去两年中,为了解决新冠疫情期间“大放水”推升的高通胀,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实行高利率政策,而持续较长时间的紧缩货币政策已让全球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承受了较大压力。

随着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换挡”,这些国家货币会逐渐疲软,发展中国家本币贬值压力会有所减轻。另外,发达经济体降息后有利于资本流出,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投资机会,促进经济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经济体的“降息潮”或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减轻债务压力,提升投资、消费,为经济恢复提供更加积极的国际经济环境。

但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发达经济体降息既带来机会,也带来挑战。降息带来的汇率变动不仅会影响国际贸易的结算成本,从而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定性产生影响,还可能引发资本流动加速和外汇储备变动。同时,若美元、欧元等国际主要货币贬值过快,新兴市场的出口可能因货币升值而受到影响。这种双重因素将对全球供应链和市场稳定性产生深远影响。



2024年意大利都灵车展举办

2024年都灵车展近日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办。东风、岚图、比亚迪、奇瑞等多家中国汽车企业的多款针对欧洲和意大利市场的新车亮相。

图为当地时间9月13日在意大利都灵圣卡洛广场拍摄的参展车。

新华社记者 李京 摄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为何空前激烈

毕振山

或许岸田文雄没有想到,对他来说颇为煎熬的自民党总裁之位,竟然有多达9人参与争夺!

当地时间9月12日,日本自民党发布总裁选举公告,标志着自民党总裁选举正式拉开帷幕。参与竞选的共有9名候选人,创下自民党总裁选举候选人人数之最。

这9人分别是:67岁的前防卫大臣石破茂、43岁的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63岁的现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61岁的现任数字大臣河野太郎、63岁的现任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68岁的现任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71岁的现任外务大臣上川阳子、68岁的前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49岁的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鹰之。

根据日本媒体进行的民调,石破茂、小泉进次郎、高市早苗和河野太郎所获支持率较高,是本次选举的热门人选。由于自民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新总裁将成为日本新首相。这意味着,小泉进次郎有可能成为日本最年轻的首相,而高市早苗则有可能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

按照自民党总裁选举规则,第一轮投票将于9月27日举行。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共有367票,地方议员、普通党员和“党友”也有367票。获得总共734票中的过半者即可当选总裁。如果没有人过半,前两名将进入第二轮,这轮国会议员仍有367票,地方票只有47票,得票多者即获胜。

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从民调结果来看,没有一个候选人有十足把握在第一轮胜出,新总裁很可能需要两轮投票才能选出。

在众多候选人中,石破茂是第5次参选自民党总裁。他属于保守派,优势在于经验丰富,但劣势也较明显,那就是在国会议员中缺乏足够支持,这是导致他前几次选举失败的重要原因。小泉进次郎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且得到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但从政经验不足。河野太郎2021年曾参选总裁,在第二轮投票中败给了岸田文雄。高市早苗则被视为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门徒”,受到保守派的支持。

自民党总裁选举之所以出现多人“混战”的局面,与岸田文雄3年执政表现不佳有关。

岸田文雄2021年上台时,舆论普遍预测他将迎来执政的“黄金3年”。但计划赶不上变化,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能源危机使日本长时间面临通胀,岸田不得不将大量精力用于应对民众生活成本上涨。与此同时,安倍遇刺身亡,自民党内丑闻不断,“黑金政治”更是让岸田决定解散党内派系。

种种不利因素作用下,岸田内阁支持率持续处于“危险水域”。日本广播协会9月初的调查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为20%,创下该机构相关民调的最低纪录。在自民党内,要求岸田下台的呼声也频频出现。这迫使岸田在8月中旬宣布放弃连任。

可以说,当前自民党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没有人具有明显优势。派系解散又冲击了以往根据派系推荐候选人的惯例,议员们投票的自主权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这增加了选举变数,也就刺激更多人加入竞选。

当前,自民党在日本民众中的支持率较低,日本政府又面临应对物价上涨、刺激经济增长等难题,新首相的工作势必不好做。但是,当选自民党总裁只需要获得自民党及其支持者的认可即可,并不需要普通民众投票,这也是多人角逐自民党总裁的原因之一。

有分析人士指出,自民党这次总裁选举看似热闹,实际上新意并不多。“最年轻”“女性”等不过是自民党吸引选民的手段,从实际政策取向来看,过去三任日本首相可谓一脉相承。自安倍以来,对内在安保政策上趋于强硬、对外加强日美同盟成为自民党的两大政策支柱。石破茂、高市早苗以及小林鹰之等,在选举中都强调这两方面的内容,以期在自民党内赢得大量拥趸。这其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民党总裁选举的难度,也降低了日本民众对新政府的期待值。



全球人工智能峰会上的科技魅力

近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第三届全球人工智能峰会上,工作人员操控一款可用于企业培训的虚拟现实眼镜。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一周数读

69

美国密歇根大学近日公布报告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69,已连续两个月上升。该报告还显示,消费者对未来1年个人财务和美国经济整体状况预期都有所提升。通常情况下,良好的消费者信心会转化成强劲的个人消费,从而提振经济。美媒分析认为,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上涨,主要受汽车、家具等耐用品价格下跌以及美联储降息预期影响。

2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报告说,自去年10月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军事行动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遭受了严重的经济破坏。报告说,加沙地带的国内生产总值去年第四季度暴跌81%,全年萎缩22%。截至今年年中,加沙地带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不足2022年水平的六分之一。报告呼吁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制定全面恢复计划,增加国际援助和支持,释放拘留的收入并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

34.6万处

巴西国家太空研究院分析卫星数据后发现,截至9月11日的一年间,南美洲记录到的森林火灾火点逾34.6万处,为1998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今年以来,从巴西亚马孙雨林到玻利维亚干枯的森林,南美洲各国都有林火发生,火情严重。研究人员说,虽然大部分火灾由人为因素引发,但近来因气候变化导致的炎热干燥环境令火势迅速蔓延。

(英萃菲 辑)



中企建设的喀麦隆深水港二期 迎来港口起重机

近日,一艘来自中国的大型特种运输船运载着数架港口起重机停靠在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二期码头。这批起重机将被投入克里比深水港二期码头建设。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二期工程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预计将于2024年年底完工。

新华社发(科普索 摄)

两伊关系或实现多领域发展

阅读提示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首访伊拉克,显示出伊拉克在伊朗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两国在多个领域关系密切,未来可能在基建、能源和地区政策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

要支持者。“人民动员部队”的领导层几乎都有在伊朗生活或者学习的经历。

在过去多年里,“人民动员部队”同驻伊拉克美军之间冲突不断,成为伊朗和美国在伊拉克安全领域博弈的重要力量。

在地区政策上,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存在诸多共识。伊朗和伊拉克境内都有大量库尔德人,两国都关注库尔德极端组织和分裂组织的现实挑战。

近些年,伊朗境内多次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一些事件的袭击者就是从伊拉克非法入境伊朗的。2023年9月,伊朗曾经和伊拉克达成协议,要求伊拉克中央政府约束境内的库尔德非法组织。

与此同时,伊朗和伊拉克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要求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修建犹太定居点,同时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在2024年4月伊朗向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中,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也一同向以色列境内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以响应伊朗的军事行动。

多项议题或取得进展

伊朗新总统的首访国家,往往可以显

示出伊朗新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在2013年至2021年哈桑·鲁哈尼担任总统时期,伊朗的优先外交政策是同欧洲国家发展关系。比如在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署之后,哈桑·鲁哈尼就第一时间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访欧洲,希望拉近同欧洲国家的关系。

2021年上台执政的莱希总统,则更加关注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阿曼和伊拉克等国的斡旋下,实现了同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因此佩泽希齐扬上任后首访伊拉克,显示出伊朗对以伊拉克为代表的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重视。

未来伊朗和伊拉克可能会关注多个重要议题。在基建领域,巴士拉-沙拉姆切之间铁路的修建,将会迎来新关注。过去多年里,尽管伊拉克和伊朗一直表示要修建连接两国南部的铁路项目,但是由于资金、技术等一系问题的影响,巴士拉-沙拉姆切铁路项目迟迟未能取得进展。

其次,伊拉克和伊朗将寻找恢复能源交易的渠道。伊拉克长期从伊朗进口天然气和电力,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不过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无法直接向伊朗政府支付进口天然气和电力的费用。上一任

伊拉克总理卡迪米时期,伊拉克通过多种办法绕开美国监管,向伊朗支付资金。但是在苏达尼上任之后,相关支付渠道被伊拉克政府叫停。

最后,伊拉克还将继续充当伊朗地区政策“中间人”的重要角色。伊朗近些年不断尝试同约旦、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恢复对话,而伊拉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近期多个渠道消息显示,伊拉克总理苏达尼表示,愿意继续推动伊朗和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缓和,并为推动伊朗-约旦对话和伊朗-埃及对话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尽管伊朗和伊拉克关系前景可期,但是仍然面临不确定性。受到政治体制的约束,伊朗总统无法控制伊朗军事和强力机构,因此在安全政策等方面,无法影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伊拉克国内什叶派民兵的关系。在伊拉克国内,一些反对伊朗“干涉内政”的政治力量也对伊朗抱有敌视态度,现实当中推动的合作项目受美国制裁影响也可能无法推动。

总体来看,佩泽希齐扬首访伊拉克,意味着两伊关系可能会进一步稳固,也可能推动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缓和。两国人民多领域友好交往的广阔前景,更体现出中东地区国家摆脱外部干涉、发展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强烈意愿。

(作者为西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

管窥天下



王晋

当地时间9月11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伊拉克,这是佩泽希齐扬担任伊朗总统后首次出访,显示出伊拉克在伊朗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由总理苏达尼领导的伊拉克政府,普遍被视为近些年同伊朗关系最为紧密的伊拉克政府。此次访问期间,伊朗和伊拉克签署了多份合作协议,对两国未来关系将产生重要影响。

两国联系密切

伊朗和伊拉克在多个领域关系密切,伊拉克前总统巴尔哈姆·萨利赫曾称“伊拉克和伊朗根本无法分开”。尽管美国从2018年之后强化了对于伊朗的全方位制裁,但是伊拉克无法割裂同伊朗的关系。

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伊拉克和伊朗都是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宗教联系强化了两国民间的纽带。两国边界线长达1200多公里,每年有多达1000万人次的人员往来。

从军事上看,伊朗对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组织,能够施加较大的影响力。2014年组建的“人民动员部队”是伊拉克国内重要的军事力量,而伊朗是“人民动员部队”的重